

惊悚悬疑小说

亦农◎著

当那些古塘镇人被活埋后，
消失2000年的血纸人就复活了，
令人窒息、透彻骨髓的颤栗从此开始……

血纸人

金牌榜《石佛镇》、《美人蹄》作者

当红畅销书作家 悬疑奇手 亦农 倾情奉献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

惊悚悬疑小说

血纸人

亦农◎著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纸人 / 亦农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10. 4

ISBN 978 - 7 - 5653 - 0011 - 0

I. 血… II. 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3704 号

血纸人

XUEZHIREN

亦农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8.5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28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653 - 0011 - 0/I · 0006

定 价: 30.00 元

网 址: www.cppsup.com.cn www.porclub.com.cn

电子邮箱: cpep@public.bta.net.cn zbs@cppsu.edu.cn

营销中心电话 (批销): (010) 83903254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邮购): (010) 83903253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(010) 83903257

公安文艺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973

杂志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239

电子音像分社电话: (010) 83905727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作者简介

亦农，原名唐哲，1971年出生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现居北京。

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已出版《石佛镇》、《美人蹄》、《蛇咒》、《北京记者》、《因为有爱》，儿童悬疑系列《大秦历险记》、《天字一号追杀令》等多部畅销小说。作品入选各种选本，并被译成英文，远销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及香港和台湾地区。《因为有爱》2009年获冰心图书文学奖。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展馆惊魂 / 1
- 第二章 血光之灾 / 7
- 第三章 平安扣 / 11
- 第四章 袁氏旅馆 / 17
- 第五章 “老鼠娶亲” / 23
- 第六章 恐怖的地下室 / 35
- 第七章 鬼街遭遇 / 41
- 第八章 猎杀游戏 / 47
- 第九章 血纸人魂魄 / 57
- 第十章 鬼子设陷阱 / 71
- 第十一章 疯子孔福重 / 83
- 第十二章 “下一个是你” / 93
- 第十三章 “鬼”故事 / 99
- 第十四章 沙滩过招 / 109
- 第十五章 豆腐西施 / 117
- 第十六章 迷魂阵 / 127

- 第十七章 告密者 / 135
- 第十八章 两个血纸人 / 145
- 第十九章 云游和尚 / 151
- 第二十章 绝对隐私 / 157
- 第二十一章 奇遇哑女 / 163
- 第二十二章 巫师巫婆 / 169
- 第二十三章 皇封禁地 / 175
- 第二十四章 套中套 / 187
- 第二十五章 西施劫 / 203
- 第二十六章 血诉 / 213
- 第二十七章 神算铁嘴李 / 219
- 第二十八章 噩梦 / 235
- 第二十九章 赎罪祷告 / 245
- 第三十章 夜闯冥王洞 / 257
- 第三十一章 失忆长者 / 275
- 第三十二章 尾声 / 287

第一章

展馆惊魂



初春的北京，阳光明媚，春风和煦。

三元桥的国际展览中心，彩旗飘扬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剪纸艺人齐聚于此，各种各样的剪纸艺术品令参观者眼花缭乱。

孟怀柔站在国际展览中心二楼的古塘镇纸艺展台前，面带微笑，热情地接待着参观者。

这时候，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左顾右盼地走了过来。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，他一眼就看到了清纯、靓丽的孟怀柔。这是一位浑身洋溢着纯真与热情的女孩，每一个参观者都会情不自禁地被她吸引。小伙子不由自主地径直朝她走了过去。

“你好，欢迎您参观我们古塘镇纸艺展。”孟怀柔灿烂地笑着，递过来一个印制精美的小册子。

小伙子接过小册子看了看，问：“你们的古塘镇在哪里呀？”问话时，他离她近了，看她看得更清楚了。女孩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长长的睫毛向上翘着，薄薄的嘴唇有些性感，脸颊上还有一对浅浅的酒窝。

“我们古塘镇是中原地区最古老的纸艺发源地，有近千年的历史。”孟怀柔口齿伶俐，说话清脆悦耳。

小伙子若有所思：“是那个有大佛寺、观音河的古塘镇吗？”

“是啊！看来您对我们的镇子很了解，欢迎您到我们古塘镇做客。”孟怀柔打量着面前的小伙子，他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，肤色白净，两道平眉微微皱起。他的衣服穿得有些特别，但哪里特别，她却说不出来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怎样才能找到你？”



“我叫孟怀柔，是古塘镇的宣传员。如果有什么项目需要合作，可以来找我。”孟怀柔说着递给他一张名片。孟怀柔宣传古塘镇纸艺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能与国内外商家合作，把古塘镇的剪纸艺术变成经济效益。

“孟——怀——柔！我会来看你们的纸艺展的。”小伙子认真地看了看名片。他抬起头，看到孟怀柔背后的横幅上写着“中原地区古塘镇纸艺展”。“就是它，我终于找到它了。”小伙子嘟囔了一句，转身走了。

孟怀柔望着小伙子的背影，忍不住会心地一笑。他的肩很宽，腰很细，像古代传说中的英俊武将。他的腿很长，孟怀柔想，那双腿一定很有力。她觉得这个小伙子很可爱。

二十分钟后，刚才那个小伙子又出现在二楼的电梯上。他搀扶着一位老人。他身旁还有一对夫妇，看上去五六十岁。

小伙子向左边指了指，他用日语对老人说：“爷爷，就在前面了。”他边说着，边四处搜寻，却没见到刚才在这里宣传古镇纸艺的孟怀柔。

四个人走向古塘镇纸艺展台。

老人瞪大了眼睛，仔细地观看着。栩栩如生的剪纸艺术品吸引了很多参观者。他们或驻足观望，或指指点点，还不时地交头接耳。

小伙子却心不在焉地四处观望，仍不见孟怀柔。他注意到展厅分前厅和后厅，也许孟怀柔在后厅，他一边猜想着一边踱步往后厅走。

孟怀柔从后厅出来，差一点与小伙子撞了个满怀。

“你好！我又来了。”小伙子欣喜地说。

“哎！你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孟怀柔愣了一下，想起了刚才的见面。

“我叫木村秀夫。”

“木村秀夫？你是日本人！”孟怀柔吃了一惊。她一直觉得这个小伙子的神态语气、穿着打扮有些特别，却没想到他原来是个日本人。日本人与中国人在神态、气质上有很大的不同，只是生活在古镇、很少外出的孟怀柔没有机会了解这一切。

“是的！孟怀柔小姐。”木村秀夫彬彬有礼地回答。

一个日本人，竟然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，如果他不表明身份，外人很难看出他是日本人。“想不到，你的汉语说得这么好！”

“谢谢，只是一般水平吧。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晃荡。我也就半斤八两吧！”一向在陌生人面前比较矜持的木村秀夫，竟然想在这个美丽的中国女孩面前展示自己的汉语水平。

“天啊，你真的很厉害！”孟怀柔冲他竖起大拇指。

“你瞧，我们一家人都来看你们的纸艺展了。”木村秀夫说着，指了指身旁的人。“那位白头发的老人是我爷爷，叫木村才郎。那位年纪比我大的是我的父亲，叫木村中野。他身边的那位女士是我的妈妈，叫松下桂枝。你能看出来吗？我妈妈年轻时很漂亮，是我们那里的大美人。”

孟怀柔咯咯地笑了起来：“看得出来，她保养得非常好。”

木村秀夫说：“我们专程来中国旅游，听说这里在举办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展，爷爷就坚持要来。我猜测，爷爷是想找到他心目中的中原古镇。所以，当父亲和母亲陪爷爷在一楼展厅休息时，我就先跑到二楼展厅搜寻，没想到真的让我找到了。这不，爷爷便迫不及待地上来了。”

“非常欢迎你们，请随便参观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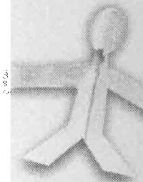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候，木村秀夫的爷爷木村才郎缓步来到古塘镇展台前。木村秀夫的父亲和母亲被一对大红的新婚剪纸所吸引，两个人凑到跟前仔细观看。

木村才郎一个人缓步前行，他的目光似乎在特意搜寻着什么，十二生肖、婚庆剪纸、冰凌窗花都没能吸引住他。

后厅有一个小门，通向里面的休息室。在小门口，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，正漫不经心地注视着参观者。他注意到，孟怀柔与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在交流，也注意到那对装扮有些不同寻常的夫妻在观看剪纸。最后，他把目光投向了正向他走来的白发老人的身上。他觉得这个老人和他见过的许多老人不一样，他的身上有一种令他感到陌生和异样的气质。

刹那间，他的直觉告诉他——日本人！他是日本人！

五十来岁的汉子微微皱了皱眉头，侧过脸去，不想再看那个老人。



在汉子的旁边，放着两副与真人相差无几的纸人，一个是门神秦琼，一个是门神尉迟恭。两个纸人活灵活现，瞪着虎目，凶神恶煞一般。

木村才郎忽地睁大双眼，定定地看着那两个纸人门神，半晌一动也不动，仿佛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他脸上的肌肉开始僵硬起来，两目极度夸张地瞪圆了。他抬手指着两个门神纸人，嘴巴张了张，只说出三个字：“鬼，有鬼！”

老人如同中风一般，一头栽倒在地。

那汉子闻声回过头来，猛地一怔，大叫：“快，有人晕倒了。”

木村中野和松下桂枝同时扭头，他们看到倒在地上的父亲，急忙跑过来，扶住木村才郎，大声向周围的人呼救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

正与孟怀柔聊天的木村秀夫闻声疾步赶来：“爷爷，您怎么了？快醒一醒啊！”

展厅里的人乱作一团。“别慌，我这就叫救护车！”孟怀柔迅速拨打了一二〇。

木村才郎被送进中日友好医院。

木村才郎知道自己不行了，他握着孙子木村秀夫的手说：“孩子，血纸人的诅咒终于应验了。他说，所有入侵古塘镇的日本人都会死。我还以为自己能够逃脱他的诅咒。可是过了六十六年，我还是死于他的诅咒。”

木村秀夫说：“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揭开血纸人之谜的。”

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，木村才郎因抢救无效而亡。

医生告诉木村一家人：“老人家很可能是因为惊吓过度而亡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展会上那么多人，他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，以至于惊吓而死？”松下桂枝无法相信。

“因为那些纸人！”木村秀夫说。

“纸人？那些纸人？怎么可能呢？”松下桂枝疑惑地说。

“妈妈，我了解爷爷。在别人眼里，也许那些纸人没什么，但在爷爷眼里，纸人能让他毛骨悚然。”木村秀夫冷静地解释道。他那坚定的目光似乎在告诉所有人，他已作出了一个谁也不能改变的决定。

第二章

血光之灾



高高的鬼见愁山像一面屏障耸立在古塘镇的西面，蜿蜒数百里的森林阴森森的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像飘带般的观音河，从古塘镇的西北穿过。

古塘镇早已进入了梦乡，不知谁家的狗，偶尔会发出几声汪汪的叫声。

幽深的古巷，青石板上反着阴冷的光，此时已是冷寂的深夜。

服务员小翠值完上半夜的班，离开袁家旅馆朝租住的屋子走去。接替她值下半夜班的是袁华。平常小翠都与袁华同住旅馆，但今天因为与袁华闹了点儿别扭，她不想与袁华同睡在一张床上，所以她决定回出租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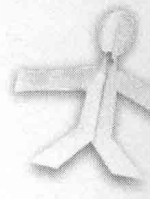
长长的乌衣巷内，只听得皮鞋叩在青石板上的清脆的声音。月光昏昏，几步外便是一片模糊。一股阴风，刮起墙角的碎纸片，飘起又落下。

小翠忽然想起袁华说过的一段话，以前村里有个刚新婚不久的男人因贪玩，淹死了几只小狗，结果母狗天天晚上到那男人家的门口哀鸣。就这样过了七天，那母狗就消失了。过了一年，那家人生了小孩，可那个孩子是个没脑子的婴儿。七天后，孩子死了……袁华喜欢给她讲鬼故事，而她既想听又害怕听。现在，可怕的鬼的故事开始在她的心里作祟了！小翠陡然紧张起来。每次走过这条长长的巷子，她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。她有些后悔，不该深夜独自走这条道！

一个白色的影子从古树后面闪出，像幽灵一般跟着她过来了。

惶恐不安的小翠感到身后有动静，猛然回头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小翠心里更加紧张，嗓子发紧，手心直冒汗。她先是走，后是慢跑。她觉得自己的小腿都跑得快要抽筋了。

走出乌衣巷，房子越来越少。穿过这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，就能回到自己的出租屋了。小翠舒了一口气，脚步放缓了。这时，她感到小腿热辣辣的疼，便不由自主地蹲了下去，用手搓捏小腿。



忽然，草丛晃动，从里面蹿出一个白影，拦住了小翠。

一张恐怖的脸，一双滴血的眼，咧着的嘴吐着一截血红的舌头……小翠想尖叫，但迟了，一只干枯的黑手捂住了她的嘴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古塘镇的算卦先生铁嘴李感到右眼跳得厉害。人说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。铁嘴李暗骂，今儿个没有好事。他在芦苇荡里大便后，又去观音河里洗了一把脸。他相信，观音河的水能洗去他身上的灾难，也许还能给他带来桃花运。可几十年来，观音河也没有给他带来过一次桃花运。

人的命，天注定。是你的早晚都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就是去抢，它也不是你的。铁嘴李认为自己就是个靠嘴皮子吃饭的主儿。如今他一晃一晃地想往街里走，一抬眼，发现不远处的北沙滩上好像躺着一个人。

大清早的，怎么会有人躺在那里呢？

铁嘴李虽然对女人的胸部很陌生，但根据那鼓鼓的胸和一团黑黑的头发来断定，那是个女人。女人的胸部对异性有着天然的吸引力。他想，莫非自己要交桃花运了？即使看一眼不穿衣服的女人的胸也不错！

铁嘴李一瘸一拐地凑了过去。近了，他看清，这的确是个年轻的女人。她上衣敞开着，露着白白的乳房，乳头上沾着沙粒，像一个白馒头在沙滩上滚过。可怕的是她的下身，裤子被褪到脚脖子处，粉色的三角内裤被扯下，扔在脚脖子旁边。她的大腿根处，有血，已经变成紫黑色……

她的胸口放着一样东西，是一个小小的血纸人符咒。

铁嘴李吓得尖叫了一声“妈呀”，便一蹿一跳地往镇里跑。

“不好了，死人了！”

古塘镇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葛剑龙驾车赶到现场时，忽地愣住了。已经被白布盖着的女人，只露出一张脸——小翠的脸。这张脸，葛剑龙并不陌生。

小翠是葛剑龙的表妹，她刚从乡下来古塘镇打工，还不到半年的时间。因为工作忙，葛剑龙平时很少与小翠联系。此时，葛剑龙浓眉紧锁，双唇紧闭。

侦查员李晓把一个小小的血纸人符咒交给葛剑龙：“队长，这个是在

她的胸口上发现的。”

葛剑龙仔细看了看那个血纸人符咒，两眼冒出火来。

侦查员李晓愤愤地说：“队长，先奸后杀，又是一起残忍的杀人案。我们已经提取了她体内的精液，很快就能出结果。”

葛剑龙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：“我一定要抓到他！”

葛剑龙回到刑侦队，立即向负责重大案件的局长贺杰平作了详细的汇报。

贺杰平说：“我刚才又看了一下三年前的那个血纸人的案卷。古塘镇曾发现过一具女尸，她的胸口同样出现过一个血纸人符咒。凶手似乎是在挑衅刑侦人员，‘我就是血纸人，有种你们来抓我！’简直太猖狂了。过去的梁山好汉杀人留名，那是铲除奸贼，留下自己的姓名，是勇于承担责任，不给人找麻烦。这血纸人只是学了个皮毛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”

葛剑龙说：“贺局长，我怀疑这次出现的血纸人，与三年前那个血纸人，是同一个凶手。”

贺杰平望着葛剑龙：“有什么证据吗？”

葛剑龙摇摇头：“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，更多的是一种直觉。”

贺杰平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这是血淋淋的刑事案件，不是推理小说，直觉有什么用？这次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，要揪住不放！决不能让它再逃脱。我们马上成立专案组，由你带队，在全镇范围内展开拉网式明察暗访。但是，我要强调一点，一定要注意影响，绝对不能引起镇上居民的恐慌，否则，我拿你是问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葛剑龙立正，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明白！”

贺杰平说：“把小李、小马、小宋和小刘都叫过来，咱们集思广益，研究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！”

三天后，小翠的尸检化验结果出来了。侦查员李晓把尸检报告交给葛剑龙：“葛队长，经化验后发现，此案的凶手与三年前的那个血纸人是同一个人。”

葛剑龙立即向局长贺杰平汇报，贺杰平听罢，走到窗前，“哗”地拉开了窗帘，望着窗外古塘镇的风光，咬着牙说：“果然不出所料，是乌龟就会忍不住出头的。”

第三章

平安扣

